



原五人制国脚张文球场猝死，急救医生—— 如果场边有台AED， 说不定他就不会走了

5月的最后一天，下午4点的余姚正值下班晚高峰，一辆救护车穿梭在车流之中，沿途的车辆让出空当方便其通行，十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，彼时原五人制足球国脚张文已经停止了心跳。“不敢相信，人就这样没了。”目睹一切整个过程的姚和说道。

本报记者 龚哲汇

5月31日下午，一项五人制足球赛事在浙江省余姚市某球场进行，参加比赛的16支球队，大多是当地的足球爱好者。疫情防控形势有所好转，体育场所有序开放，久疏球场的队员们自然想过过脚瘾，正好有赛事举办，他们便各自组队，准备一展身手。

“当时知道有机会和原国脚过过招，真的很兴奋。”报名参赛的姚和说道。张文生前效力于宁波勇虎足球队，是球队的绝对主力，“因为余姚和宁波很近，有的参赛选手都是他们的球迷，平时会去看他们踢比赛。”而来到赛场的张文完全没有架子，和队友说说笑笑，在场有人向他打招呼，他也会礼貌回应。

本场比赛是该赛事首轮第三场，比赛开始不过一分钟，旁观者就察觉出张文的状态有些异样，他的队友询问需不需要休息，张文只回了句“没事”，便继续站在场上。“没怎么跑，也没怎么触球，就有点支撑不住了。”4分钟后，张文蹲在了地上，随后不省人事，甚至出现抽搐的症状。大家察觉情况严重，立即暂停了比赛。

场边有一名参赛选手正好是医生，立刻为他做起心肺复苏紧急抢救，场边的球迷马上拨打120，并跑出球场等待救护车。“张文被送上救护车时，医生说已经不行了，太快了。”得知这个消息，几位队友大声哭喊张文的名字，希望他能听到。“以前在新闻上看到过别人在球场上猝死，但从没想过这么好的兄弟在自己眼前走了。”宁波队主教练耿德旸说道，直到现在他都不敢相信这一幕在自己眼前发生。

“那天他是上午10点多到的宁波，稍微休息了下之后去了余姚比赛。”宁波勇虎足球队总经理钱科峰透露，此前有专业人士称，张文是因为没有系统训练造成的猝死。但钱科峰予以了否认，“他之前一直在训练，强度也都有所保持，检查也都正常，不存在训练不科学的问题。”除此之外，钱科峰还提到张文作为原国脚和队内核心，一直非常自律，“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一般晚上10点多就睡了，作息也很规律，我真的想不明白。”

目送张文上救护车时，为他做心肺复苏的医生感叹了一句，“如果场边有台AED就好了，说不定他就不会走了。”AED的全名是自动体外除颤器，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医疗设备。在心跳骤停时的最佳抢救时间——“黄金4分钟”内，利用自动体外除颤器(AED)对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是有效制止猝死的办法。然而因为国内AED的普及率还不高，张文去世前所在的球场也没有配备这一设备，由此未能增加一丝生机。

在张文离世的当天，该项比赛也被取消，球场又回到了疫情时期冷清的模样，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家里人已经不让我踢球了。”姚和说道，“张先生去世，大家都很心痛。另一方面，余姚整个地区好不容易培养起的足球气氛，可能也要受严重打击了。”

当地的业余球友之后进行了募捐活动，“像这次参加比赛的球队，几乎每个人都捐款了，小到二十，大到两千，光是县级市的球迷圈子就已经捐了八万多了，有不少人还是张文的球迷。”姚和说道。另一方面，张文的家人已经赶往宁波处理后事，宁波勇虎足球队正在积极与家人协商进行赔偿，“小俱乐部本身不容易，遇上这样的事情更是痛心不已，我们也会和他的家人妥善处理张文的后事。”



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又称自动体外电击器、自动除颤器、心脏除颤器及傻瓜电击器等，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，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，并且给予电击除颤，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医疗设备。在心跳骤停时，只有在最佳抢救时间的“黄金4分钟”内，利用自动体外除颤器(AED)对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，才是最有效制止猝死的办法。

开启AED后，该机器会发出一系列语音提示，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，并且给予电击除颤。面对无法预料的突然性心脏骤停，这一工具能提供最有效的急救手段。正因此，AED在急救领域有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——“救命神器”。

出自实德青训 五人制国足常客

张文出生于1989年2月17日，自小在实德梯队进行足球训练，那时的实德青训全国赫赫有名，和他同一批的，还有李学鹏、张作俊、赵宏略等人。2009年，张文开始征战五人制赛场，并多次入选五人制国家队，出战过2014年亚洲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、2016年五人制世预赛等重要赛事。

张文的国家队履历光鲜亮丽，俱乐部方面的境遇却非常坎坷。2016年，张文曾一度回到11人制足球，加盟了一支位于青海的中冠球队，随后辗转前往深圳鹏城队，不过球队在成功冲

乙后，却没能留下来。随后他效力于大连君越、浙江黄龙、大连元朝、大连普区湖大、宁波勇虎等球队。

2014-2015赛季，他帮助大连元朝夺得五甲冠军。2018年，张文回到五人制球队大连普区湖大；2019年，他在好友兼师兄耿德旸的邀请下，加盟了宁波勇虎征战五超。但是在加盟宁波队前，张文也遇到了中国球员最常见的问题——欠薪。

“此前查过他的社保，断了好久了，后来我们想办法帮他补。”来到宁波之后，俱乐部给张文开了1.8万元的

工资，相比较11人制足球，这点工资称不上高，但在国内的五人制足球队中，这已经是高薪水平，“张文也很知足，他说工资足以偿还房贷，也可以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过上不错的生活。”踢球之余，张文也在学习一些五人制教练的课程，想在退役之后以教练员的身份继续从事足球工作。

疫情之前，张文准备了几双新球鞋，希望在新赛季的训练和比赛时有个新气象，球鞋一直放在俱乐部其房间内，“看到这些鞋子就会想起他，然后就难受。”张文的队友说道。

沟通善后事宜 小俱乐部雪上加霜

张文离世后，俱乐部与其家人积极协商沟通善后事宜。“我们也知道，生命是不能和金钱画等号的，俱乐部还是想了很多办法筹集了资金，但我们也是一家小本经营的俱乐部，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。”总经理钱科峰说道。

自疫情暴发后，宁波勇虎自今年3月份以来一直在大连集训，6月初回到宁波。不过，由于目前室内场馆仍未开放，球队仍将继续在室外场地进行训练。据悉，新赛季球队的预算支出是400万元，除去已经到账150万元的经费外，球队目前费用支出已经超过100万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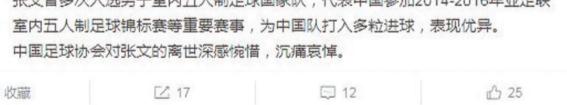
目前球员的平均月工资在1万到1.5万元左右，疫情前后工资没有太大区别。

对于支出的费用，钱科峰表示目前超出的费用基本上都是个人进行垫付，当资金不足时，只能通过借贷来缓解。“现在基本上所有足球俱乐部都面临同样的问题，但我们首先要保障球员的利益不受损失，再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，这点压力还是要挺住的。”

因为疫情原因，球队中的巴西外援无法回到中国参加训练，但这几个月，俱乐部给外援的工资一分没有少

过，“当初的合同规定的，我们就要履行，另一方面巴西外援也很自律，在他居住的地方进行训练。”疫情期间有两名队员离队，球队一方面在保障球员都能按时拿到工资，做好球员的思想工作；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引援，5月初引进了关智超、景德洋两名球员，保证了目前18人的大名单。

另外，俱乐部还积极从事青训项目，这也成为了球队一笔不小的开销，有20多名教练员和150多名学生的资金问题需要解决，作为俱乐部方面只能积极协商做好应对工作。



“张文平常不爱说话，踢球也很规矩，这和他的性格十分相似，虽然技术不算特别出色，但是人缘很好，队友们都亲切地叫他‘黄毛’。我心里非常难受，小时候我们在队里一起生活训练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张文一路走好，天堂也会有足球陪他。”

——张文原队友